

感悟诗书元帅

——一个典故的联想

■郑蜀炎

热门之书……

“战略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书”，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学员们确定的首选、必读军事书目。或许，这已经告诉了我们，为何我军扬名于一场场摧枯拉朽、横扫千军战役的名将，很多出自于此。

山雄有脊，房固赖梁。透过历史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读书与战争、伟人与读书人二者是怎样地至臻结合，展示出一光前裕后的风范。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位读书人——1936年10月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读了这几本书。”

在1938年春，毛泽东开始写《读书日记》，理由是：“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为把“军事理论弄出个头绪来”，他又开始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此，他还组织起了一个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博采众长，大体每周讨论一次……

“一篇特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这是堪称“诗书元帅”的叶剑英赞叹《论持久战》的诗句。在日寇锋刃逼、风高浪急的紧要关头，挥斥千百方的毛泽东主席没有放下书本，依然在挥笔著雄文——《毛泽东选集》四卷共收录文章158篇，其中包括《论持久战》在内的112篇关于延安简陋的窑洞里。

“传薪仰一灯”，偏僻、贫瘠的黄土高坡成为产生伟大精神和深邃思想的沃土，窑洞里小炕桌上的油灯照亮了书

本，也照亮了民族前行的道路。

正是我们党和党的领袖展示的这种风范，使得有志于投身抗战的一代知识青年倾肝沥胆，将延安视为他们在民族战争中成为“诗书元帅”的盘马弯弓、悬鼓待椎之圣地。

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里有这样一组数字：1937年8月1日，抗大第3期开学，从全国辗转而来的知识青年有477人；一年后的第4期已达4655人；而到了1939年1月的第5期，人数竟达10403人……这些数字里，已然凝聚着巨人的力量，激荡着磅礴的涛浪。

非常喜欢一句话——以谁也不能替代的眼睛去认识谁都面临的世界。若要拥有这样的睿智之眼，首先必须让自己成为“百科全书”。

这是马克思的说法。革命导师曾以“百科全书”来评价过两个人。一位是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由他首创学科分类开始，世界上的知识才被划分为物理、植物、逻辑、历史、修辞等；另一位就是恩格斯。

我们当然可以用博学通达、才识如渊来评价恩格斯，但是，借用“诗书元帅”这个典故同样恰如其分。就连马克思也诙谐地将这位亲密战友称为能够回答任何军事问题的“陆军部”……

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战争风云激荡。所以，“对军事科学的一切部门进行研究已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这些深刻而独具慧眼的研究通过大约150余万字的军事著述，成为恩格斯伟大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浏览恩格斯这一时期为报刊写的军事评论，仿佛在眼前展开了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让你由衷地感慨：伟大的

头脑离不开宽广的视野——19世纪中叶所发生的涉及5大洲、30多个国家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恩格斯几乎都写过见解独到的分析评论。

作为革命理论导师，这些评论里当然体现着伟人一以贯之的思想——对进步战争的支持和对反动战争的谴责。1848年法国爆发“6月起义”时，恩格斯写下了一组军事评论，痛斥了那些“完全有意识地向工人进行斩尽杀绝的战争”的“秩序维护者”；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赞扬中国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保存中华民族的民族战争”。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的这句话完全可以用作对恩格斯军事著述的评介。恩格斯对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极为关注，写了50多篇文章进行分析。恩格斯的眼光超越了战场，总是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在战争的潮水中准确地揭示战事潮起潮落的规律。他分析两军作战计划、判断各种利益对军事行动的干预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军事界震动，随后的战事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

为此，马克思给他写信说：“你很快就会被人公认为头号军事权威……”

说到书与诗，还让我想起江西南昌滕王阁的两绝：一是王勃的《滕王阁序》；二是毛泽东主席挥笔写下的、堪称珠联璧合的绝句名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一代伟人非常喜欢王勃的诗文。我伫立在笔走龙蛇的浑雄书法前，感悟着老人指点江山的气魄和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独特气质，不觉间又想起那个典故：诗书元帅。

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包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点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老舍笔下的春节就是这样从熟悉的味道写起的。

在《想北平》中老舍写道：“对于物质上，我却喜欢北平的花多果子多。”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似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呀！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色！”可见，此时身处异地的老舍也在思念着家乡的味道。

周绍良的《齿留香忆京城》中，既有《红楼梦》里“食不厌精”的贾府美饌，又有炸酱面、火烧等流行于市井人家的寻常饮食；既有作者亲寻的清朝轶闻，又有亲尝的现代美食。书中所写以旧时北京吃食为主，充满感情，时有抚今追昔之感，让人可以在阅读北京饮食的同时激发对北京民俗文化的兴趣。

肖复兴的《京都冬食》则带着更多世俗民生的暖意。其中写了烤白薯、糖炒栗子、糖葫芦，还写了我们曾经熟悉的大白菜，“从霜降之后，一直到立冬，北京大街小巷都在卖白菜，过去叫作冬储大白菜，几乎全家出动，人们拉着平板车，推着小车、自行车，甚至借来三轮平板车，一车车地买回家，成为老北京冬天的一幅壮丽的画面”。

这些都是有滋有味的怀旧佳作，有时候看得我恨不得马上去北京吃个几天几夜。

视觉阅读·晶莹世界

保 军 摄

长征

第 5636 期



书与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有着“战士诗人”之誉的诗人陈灿，继续推出《抚摸远去的声音》《陈灿抒情诗选》《怀抱受伤的时光》《士兵花名册》等诗集之后，又出版了新诗集《窗口》（浙江人民出版社）。诗集收录诗人100首长短不一的诗作，共分“长歌：起锚解缆”“喊碑：锻山铸魂”“淬语：锤字炼句”三辑，这是诗人倾情创作的致敬新时代的作品。

陈灿早年的诗歌主要基于一种战士身份的抒写，如“喊碑：锻山铸魂”“淬语：锤字炼句”两辑中所收录的大部分诗歌皆篇幅不长，属于中短诗歌，抒写的是热爱祖国、缅怀战友、礼赞英雄的老兵情感。脱下军装后，随着人生角色的变换，他的诗歌创作步入了更加辽阔的崭新天地，书写内容由军旅生活和军旅情感转向中国历史与社会，诗歌格局更见开阔，气势更为恢宏。

陈灿的诗歌饱含热血与忠诚。他的诗歌如《出征酒》《战士是一个动词》《轻轻喊你》《士兵花名册》《提起祖国》等，都情感浓郁、凝练精悍：“提起祖国/我那山河般起伏的胸膛/就熊熊燃烧着三团火焰/——没人看见我小小的心脏里/装着党旗国旗和军旗/祖国，祖国就是身旁那绵延的边境线/就是我中弹倒下时/死死搂在怀中不愿松开的/半块活着的界碑”（《提起祖国》）。一首短短九行的小诗，其中凝练的炽烈的爱国情感、蒸腾的崇高悲壮的现代诗美，具有直击心扉的艺术魅力。

陈灿近年创作的一批长诗，如《中国朝前走》《中国在赶路》《从春天到春天——致敬美丽中国》《涨满热血的河流》《航迹——写在南湖红船上》《一把剑梦想出鞘》《中国海》《窗口》等，努力从不同视角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画卷，在诗歌艺术上登上了更为奇崛的高度，获得了更为崇高的价值。比如，“一首前无古人的诗在走着/一直走了二万五千里/才走出一首诗的题目/叫作——长征”（《中国朝前走》）。

诗集中前有序诗后有尾声，共13个章节380行的同名诗歌《窗口》是陈灿最新的创作成果。如今，浙江被赋予“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使命、新定位，诗人作为这一“重要窗口”建设的见证者和建设者受到极大鼓舞，利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首“情感充沛、风格鲜明、思想性艺术性高度融合的佳作”（吉狄马加《为祖国和生命歌唱》）。“我的诗是一行行开往春天的高速列车/这扇窗就是展示中国盛景的重要窗口”，印在诗集扉页上的这两行诗昭示了诗歌的主旨。

诗歌以“窗口”为诗核展开丰富的联想与想象。第一章节一开篇想象自己“站在东方之巅遥望着东方的东方”，为诗歌获取一个鸟瞰式视角，紧跟着一句“一条大河推开两岸逶迤的群峰/如同推开一扇以天地为框的窗口”，既切题又为推出诗歌主旨做了铺垫。接下去的各章节分别联想起西湖之窗、故乡老屋之窗、新时代之窗、

《红色气质》

感悟革命精神

■孔 亮

《红色气质》（商务印书馆）以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为背景，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以政治、历史和文化交融结合的图文形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个人、家庭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结，刻画了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赵一曼、左权、江竹筠、杨根思、雷锋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坚守理想、英勇抗争、奋发作为的革命精神。该书主题鲜明、图文并茂，是一本具有较强政治性、理论性、权威性的通俗理论读物和党史学习教育教材。

《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展现中国道路强大生命力

■倪大壮

《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重点论述了中国教育体系、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该书在深入考察中国社会发展，对比分析20世纪以来欧美主导的全球化同我国倡导的全球化道路本质差异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真理性和必然性，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等多个维度，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生命力。

战士情怀的艺术表达

■涂国文

语言之窗、春天之窗、南湖红船之窗、创新之窗、变革之窗、中西部之窗、心灵之窗和世界之窗等，为诗歌交织出一个纵横错杂、瑰丽辽阔的艺术时空，抒发了诗人激情难抑、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作为一名经历过血与火洗礼的“战士诗人”，陈灿诗歌创作，流变的是诗歌的创作风格，不变的是灵魂深处的军人血性和战士情怀，是对党、祖国和人民无比的爱与忠诚，是对诗歌艺术的执着坚守。“他的诗魂意境打上了永不磨灭的军魂的烙印”（曾镇南《从祖国大地上的生活之窗放飞的歌》），“他诗篇中洋溢的，永远是对祖国最深的忠诚，对党的无限深情，对生命和美好生活的真诚热爱”（吉狄马加《为祖国和生命歌唱》）。阅读陈灿的诗歌，我们能感受到其中具有一种远离矫饰的真、一种质朴深沉的爱、一种长剑在手的“战士美学”，让心潮涌动并留有余味。

《中国兵学通史》

回归“兵事”“兵史”

■陈 涛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兵事”占有独特的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为社会变革与转型的“发动机”。李元鹏著《中国兵学通史·近代卷》（岳麓书社）称得上是近代兵学史研究转型的一次有益尝试。全书试图跳出既往以兵书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固有范式，让“兵学”研究回归“兵事”与“兵史”。作者既能运用史学考据方法来探究兵事，又能以兵学专业史知识来分析军史，实现史学与兵学的相得益彰。这种“以史识兵”“借兵鉴史”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月上》

为探月工程立传

■廖 睿

报告文学《月上》（浙江教育出版社），是一部为中国探月工程树碑立传的著作，也是一部振奋人心的爱国主义教材。它以中国探月工程的发展为主线，对我国嫦娥系列月球探测器从研究、立项、启动、发射到成功登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描写与揭示，展现了中国探月工程的伟大成就与重大意义，塑造了以孙家栋、叶培健、吴伟仁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的生动形象，讴歌了我国科技工作者自信自强、爱国敬业、刻苦钻研、勇攀高峰和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有一个典故现在用得很少了——诗书元帅。

典出《左传》：春秋时，晋文公因战事骤起而急选三军元帅。众人皆荐一个叫郤缺的大臣，理由是，其人“说礼乐而敦诗书”。这里所说的“礼乐”，简言之，是一种行为规范、道德准则；而“诗书”是借《诗经》和《尚书》泛指各种书籍。博览群书者必然能够通过凝聚于书的知识与学问获得更多的智慧和见识。所以，“礼乐”“诗书”在这里被认为赋予了作为军事将领必备的两项基本素质——忠诚与谋略。

钩稽往事当然不是为了简单地摹状历史，但我相信庄子在《天下篇》中所说的，唯有笃好诗书，方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说到诗书元帅这个典故，不能不说我军第一个“高等军事学府”的“诗书”。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这所恢复于1936年的红军大学，第一个学期是在今天志丹县县郊一个原先当羊圈用的窑洞里开办的。其简陋的条件莫可言状，但是他们所读经典之书，所获传授之籍，其精深和高端完全当得起“高等军事学府”之谓——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最先就是在这里授课的讲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名震西方军界的战争战略专家考尼尼，虽然其“战争是一门艺术”的理论以晦涩著称，但他的《战争艺术提要》《论大战》依然成为窑洞里的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因为在北平长大，这些年我尽管从学员到干部，从基层到机关，生活的地方在不断变化，但是对北京的关注从未变过。讲北京的新闻、写北京的文章，哪怕一个关于北京的镜头，我都不轻易放过。后来我发现，在书中“读北京”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有了书籍，我虽然人没在北京，却在“读北京”的过程中更懂北京，就像作家老舍说的：“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幅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

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感觉“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就连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车辙印，蜂、蚁、虫、草都是他的伙伴……在史铁生的心中，地坛不仅是一座废弃了的故园，更是精神栖息的家园和抚慰心灵疗痛的思想归宿。虽然他后来永远地离开了，却用文字把他的精神和思想留在了地坛和人们的心中。在北京，又有多个这样的地方镌刻着多少人的故事和精神世界！

同样在北京找到精神家园的还有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他用42个秋字表现了北国之秋的清“清”“静”和“悲凉”，体现的是他对故都的一往情深，也渗透着他在消极与积极情绪之间的纠结与斗争。与史铁生相比，他对北京的赞美更为全面。他把故都之秋定义为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同时，他的文字更多地带着个人的回忆与感受，有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

书中读北京

■周江川

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还有那从槐树叶底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牵牛花的蓝朵。他还将其与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等一众南国之秋进行了对比。结论是，南国之秋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让人瞬间读懂了北京在他心中的地位。

被写进课本的《荷塘月色》更偏向写实。这篇散文逻辑清晰，严谨细密，让我们从视觉、嗅觉、听觉感受清华荷塘。文章透着一种清新、自然、儒雅，把北京的景色写出了新意。荷叶被朱自清比作亭亭的舞女的裙，树缝里漏着的一两点路灯光被他比作是瞌睡人的眼，微风送来的清香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字里行间让人倍感亲切。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梁衡的一篇“另辟蹊径”的美文《冬日香山》。他笔下的香山“无花，无叶，无红，无绿，更没有一个人，好一座空落落的香山，好一个清静”的世界”。文中对比过去其他季节来时的变与不变，颇有新意。

说北京人就不不得不提到老舍。据老舍之子舒乙回忆，老舍曾三次大规模地把小羊圈胡同和诞生了他的“小院子”写进自己的小说。最早的一次是《小人物自述》，第二次是《四世同堂》，第三次是《正红旗下》。

与其说是老舍将成长中的生活回忆转化为文学场景，不如说是故乡北京给了老舍创造文学的力量。在读完这些作品以后，我们认识了老舍，认识了北京，认识了老舍笔下的北京人。这些人可以是《茶馆》里每天忙前忙后、客气有礼的王利发；《骆驼祥子》中每天穿堂过巷苦力活儿、重情义又本分的祥子。透过老舍的文字，我们看出了北京人身上那种勤劳上进，又淳朴、自然的礼仪气质。

刘心武的《钟鼓楼》也是集中描写北京城市平民的一本书，描绘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场景。陈建功的《平民北京探访录》选取杠夫糊三儿、“耍骨头”出身的“孙骨头”、演双簧的“大狗熊”孙宝才、卖“瞪眼儿食”的老太太、“一头发儿热”的剃头挑子等一众已濒临消失的传统行当和平民人物，把他们作为北京平民的代表加以刻画，读来更觉得是一部注重细节的人物群像。这些群像就好像是老照片，反映了北京人并非久远却已成往事的生活。

每个城市都有一种味道，而每种味道都对应着一种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

北京的味道还得从老舍说起。在《北京的春节》中，老舍开篇就写到了腊八粥和腊八蒜，并在文中详细描述了腊八粥的用料和做法，幽默地称其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

